

今后十年：

决定机构未来发展方向的几大任务

过去几年最关心的问题将决定着今后十年的方向

汉斯·布利克斯博士

我们回顾一下过去决定机构发展方向的一些重大问题，便不得不承认，有较大影响的许多基本问题并不是事先许多年就能预见到的。人们虽然确实预料过安全保障是一项重要的职能，但没有预料到安全保障方面的责任会由于许多成员国根据《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 承诺全面安全保障的义务而有这样大的增加。核动力缓慢的引入和发展与机构自己早期的乐观预测大不相同。当然，三哩岛和切尔诺贝利的两起反应堆事故，以及事故后成员国在就加强核安全的国际合作方面提出的范围如此之广的要求，也是没有预料到的。另一方面，食品辐照从一开始就被专家们认为是一种显而易见可取代其他食品保藏法的适用技术，而且是核技术可以及早对消费和出口都主要依赖于农业的那些发展中国家作出显著贡献的一个重要方面。几乎没有人曾想过食品辐照获得食品规范委员会的核准要用去 30 年的时间，而且直到现在许多国家的公众还在反对食品辐照。*

因此，我现在来预卜未来确实有些自不量力。凡是尝试过预测未来的人（例如象我们在机构中所做过的那种对电力需求和核电增长的预测）都知道，未来往往证明他的预测是错的，所不同的只是“出入多大”而已。

如果我们回想一下国际原子能机构 (IAEA) 的基本性质和使命的话，就会得到某种预示：

汉斯·布利克斯博士是 IAEA 总干事。

* 食品规范委员会是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的下属国际团体，它负责制定食品安全和卫生的国际标准。

- 机构是一个政府间的组织，只要成员国政府有合作的政治意愿，他们就能够携手合作；

- 机构不是象联合国系统内的专门机构那样的部门性组织，它并不专心注视营养、保健、工业发展或其他的某个特定领域的问题和需求。相反，我们根据授权负责在一切也许适宜的地方推广核技术的应用，同时尽我们所能确保机构所提供的任何援助只用于和平目的。核技术有被挪用于毁灭性目的的危险，在推广核技术应用时我们必须对此经常保持警惕。

机构在若干方面仍然是独一无二的。能源生产是它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联合国系统的其他任何组织都没有如此明确的使命。这已促使许多国家的政府求助于 IAEA，他们不仅希望在核能方面得到指点，而且有时还希望就能源规划本身得到更广泛的指点。尽管这一责任超出了我们授权范围，然而机构已经谋求并迄今一直十分成功地与其他国际组织在运用评价和规划技术方面进行合作，这些技术是我们为回答发展中国家有关利用核能来满足本国能源发展需要方面的咨询要求而开发的。这方面的合作经验，可以作为今后处理其他方面问题的借鉴。

概括说来，我们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很清楚的：

- 我们应在一切可利用和需要核同位素和辐射技术的领域，促进这些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应用，同时也要充分认识到其它非核技术也正在发展，并且将来有可能取代今天的核技术。

- 帮助维持和扩大安全核动力的可获得性，使它成为未来的一种干净能源的选择；

- 帮助维护不扩散体制。

这些方面的活动，不仅决定着机构未来的任务，

而且也决定着我们的工作重点。过去若干年中一直支配着机构的那些重点是：(a) 技术转移和技术合作；(b) 核安全和辐射防护；以及 (c) 安全保障。机构要忠于其使命，就必须兼顾这些活动方面。但是如果过去几年对机构的预算零增长限制再继续很长时间的话，要面面俱到将越来越困难。成员国必须正视这样一个现实，即对机构服务的需求越来越多，如果想要达到预期的服务质量，各成员国提供的支助也必须与之相称。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有效解决，那么我们顺利完成面临的重大主要任务的能力最终一定会被削弱。

关于这三个重点，请允许我花点时间多说几句：

在技术合作和技术转移方面，有必要更明确地详细阐明核技术所能作出的贡献，阐明它们对于建立基础教育和研究体系过程的重要性。集中精力把核技术与部门性大型项目中的其他技术结合起来，这也是很重要的。旨在评价砍伐森林所造成的生态后果的巴西亚马逊河项目，就是一个突出的实例。

同样道理，尤其是在核动力方面，虽然双边的技术转移往往比多边所能提供的更加重要，但后者仍然是极为重要的。我们的经验说明，机构在人力开发和帮助作出核动力的重大决策方面的援助，一直是大规模技术转移获得最佳成效的一个重要因素。今后，重要的事是研究一下我们怎样才能使这种援助更有成效，特别是在今后 10 年内可能希望考虑发展核动力的可行性的那些国家。鉴于核动力项目基本建设费用大，建设周期长，机构必须集中精力研究如何避免计划延期，特别是因计划不当和对于使核动力建设成功所需基础设施重视不够而夭折的问题。

关于第二个重点即安全的核动力问题，毋庸置疑，三里岛和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大大削弱了人们对核动力的信任，而且这种失去信任的情况，正如我们最近在食品辐照方面所看到的那样，已超出核动力范围而扩展到辐射在其他领域的应用。我认为，恢复和增强这种信任，是我们未来的主要任务之一。

显然，确保核安全的最终责任落在我们的成员国身上。唯有各国家主管机关才有能力制定详细的核安全和辐射防护条例，并监督这些条例的实施和行使执法权。但是，正如我们在切尔诺贝利事故后所看到的，出现紧急情况时成员国都求助于机构，希望机构成为促进更紧密合作的场所。虽然可以称为国际安全体制的许多组成部分早已存在，但随着发生核事故

时及早通报和紧急援助这两个公约的缔结，以及机构核安全计划的扩大，它们得到了重要的补充。

机构的行动表明，它在紧急情况下能够起作用，并能满足成员国的需求。我们大家都希望不再发生紧急情况，并希望今后 10 年内使机构有可能充实目前已开辟的新活动。此外，有必要研究一下如何利用我们的辐射防护和核安全标准帮助提高人们对核动力的信任，并使我们在运行安全 (OSART)、辐射防护 (RAPAT) 和废物管理 (WAMAP) 方面的咨询服务保持极高的质量。虽然核事故的预防措施是必须最优先考虑的，但减轻事故后果的措施也应给予高度重视。即使我们希望永不使用它，也必须使有关及早通报和紧急援助的两个公约的应急响应体制就绪，并能随时发挥作用。最后一点，尽管发生了切尔诺贝利和 三里岛事故，一些国家的核电工业仍已达到了较高的成熟程度，核动力厂建造和运行方面的极好成绩证明了这一点。这种出色的水平必定成为所有核动力厂业主追求的目标。根据授权致力于核动力开发和技术合作的本机构，能够通过支持世界各地核动力厂业主之间的合作和运行经验的交流，在帮助达到这一目标方面起到重要作用。不过，我必须再次提请各成员国注意这样的事实，即这些数量和复杂性日益增加的活动能否取得成效，从根本上说取决于有无充分的资源。

说到第三个重点即安全保障问题，机构的安全保障体系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这是第一个已经建立了现场视察制度的国际核查系统。实践证明，这样一种系统是能够运转的。如上所述，《特拉特洛尔科条约》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等已使各国自愿置其全部核活动于安全保障之下成为可能。去年机构和阿尔巴尼亚缔结的协定表明，甚至与条约范围以外的国家也能达成全面安全保障协定。毫无疑问，没有机构的安全保障体系，就没有今天在核设备、核燃料和核技术方面的数量可观的国际贸易。我们目前正面临日益增加的工作量，原因有两个：一个是，在 NPT 国家中不断有新设施交付使用，自动增加着安全保障的需求；另一个是，如今所有供应者都要求对他们的产品转移实施安全保障，因此机构职责在不断增加，甚至超出 NPT 的要求。此外，种种迹象表明，一些未受 NPT 约束的新出现的供应者，也打算要求 IAEA 为他们的出口商品实施安全保障。

当然，一个重要问题是，不知裁军协议对机构的安全保障会有什么影响。很清楚，机构的安全保障是



IAEA 总干事汉斯·布利克斯在 1985 年联合国大会第 40 届常会上发言。(来源：联合国照片和展览科)

一个样板，人们正在对它进行仔细研究，以便用于裁军方面的多种核查工作。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机构去实施这方面的核查。但那些涉及易裂变材料从军事部门转入民用部门的协定，可能导致求助于 IAEA 的安全保障，以便核查这些易裂变材料是否继续用于和平目的。一些承诺停止为军事目的进一步生产易裂变材料的协定，也可能导致求助于机构的安全保障。目前已有一些国家要求机构对转移到核武器国家的核材料实施安全保障，而且预期这种要求还会增加，从而很可能使机构在核武器国家的安全保障责任增加。

这方面的一项重要任务是保持机构安全保障的可靠性。如果没有这种可靠性，便不可能继续使与核动力计划有关的国际贸易保持开放。目前的国际市场能

够通过多种渠道提供有意义的供应保证。在这种格局中，对机构安全保障继续信赖是极其重要的。人们在批评现有的不扩散体制时，也不得不承认，到目前为止，哪里没有实施机构的安全保障，哪里就可能有问题。

总之，前面有许多艰巨的任务要我们去完成。过去几年出现了一些挫折，原因在于一方面承认机构计划的实际价值；另一方面资金却得不到保证，而且机构工作人员（机构最宝贵的财富）的待遇也有所降低。但是，机构自创建以来就有的许多特有素质，尤其是它的能力和灵活性这两点，仍将帮助我们完成这些艰巨任务，因为过去它们已经帮助我们完成了其他的艰巨任务。